考古新青年

读懂古蜀人的『规划蓝图』她站在三星堆遗址间

从『器物』转向『人』

曾几何时，人们提起三星堆，想到的都是独具一格的青铜面具、高大的青铜神树和大立人等等。在三星堆祭祀坑发现之初，这一部分器物，也确实是考古学者们最常谈论的内容。

但如今，三星堆考古已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。“我们现在更多的工作，已经转向了三星堆整体的聚落研究、空间分化、环境考古等方面。通过对三星堆遗址整体的研究，了解聚落演变过程、社会结构，以及宏观的三星堆遗址功能区划的动态变迁。”10月下旬，2026中华文化天府论坛开幕前夕，在接受华西都市报、封面新闻记者专访时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馆员李慧清这样介绍。

这一转变，是考古学新理念的体现，也是全面认识三星堆遗址与三星堆文化的重要一步。考古队员们正将目光从“器物”转向“人”，去了解三星堆人生活的空间与秩序。而李慧清研究的建筑考古，便是其中重要的内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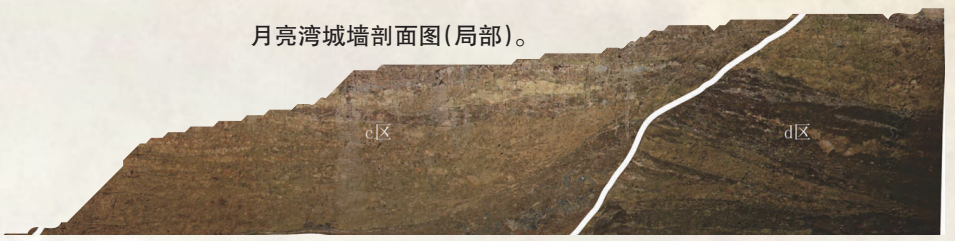
从“器物”到遗址本身的转向，恰好与2026中华文化天府论坛形成呼应。本届论坛以“保护文化遗产 赓续历史文脉”为主题，聚焦文化遗产保护议题。而三星堆—金沙遗址，是这场论坛中最具话题热度与样本价值的关注点之一。



李慧清在三星堆遗址开展工作。



青关山F1正射影像。



月亮湾城墙剖面图（局部）。

参与田野发掘 寻找“住”与“用”的痕迹

自2023年2月进入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后，李慧清到三星堆遗址工作站，参与考古发掘与研究。从真武宫地点的田野发掘，到西城墙内侧地点的建筑遗迹，再到考古报告的编写，这位年轻姑娘在三星堆的地层中、建筑遗迹之间，寻找着三星堆人“住”的痕迹。

“以前三星堆的研究更多侧重于出土器物和祭祀坑，但衣食住行是人类的基本需求，即便现在也是如此。”她说，“住与建筑遗存密不可分。这个建筑遗迹不仅是当时人们的生活空间，也可以是他们开展祭祀生产活动的空间。”

目前，三星堆遗址内已发现大型宫殿性质的建筑、手工业生产相关的建筑、祭祀相关的建筑等建筑遗存，包括基坑、磉墩、沟槽、柱洞等各类建筑要素。李慧清和同事们试图梳理这些建筑遗存的考古资料，厘清总体形制特征、营造技术和年代序列，进而解析各类建筑的功能属性与空间布局。“通过建筑遗存，看看能不能反映出当时古蜀人的城址规划理念，例如从建筑规模和营建方式入手，去了解当时是否存在明确的聚落规划，是否具备强有力的劳动力组织能力。”李慧清说。

对李慧清来说，建筑研究与器物研究互为支撑、互相补充。“器物一旦脱离原生环境，有些信息就很难完整解读。例如，祭祀坑中出土的这些器物，在掩埋之前存放于何处？在祭祀仪式中又是怎样摆放的？都是我们关心的问题。只有把出土器物、祭祀坑和建筑遗存结合起来，才能更进一步深化对三星堆社会结构、祭祀制度的综合性认识。”

在2019年三星堆祭祀坑新一轮发掘启动之时，祭祀坑一旁就曾发现过数处建筑遗存。其中一处大型建筑基址建造过程考究，先向下挖基槽，然后夯填，再开挖建房。“夯土基槽里还出土了石琮、石璧等比较特殊的器物，所以我们推测它可能与祭祀活动有关，具体情况还需要系统整理资料后进一步研究。”李慧清说。

在她看来，祭祀坑中的青铜器、玉石器在被埋入之前，必然曾存放在某座建筑中，祭祀仪式也需要在某个空间中进行。“如果我们在祭祀坑周边发现建筑，就可以通过建筑的大小、位置，判断当时古蜀人是否有意识地将祭祀活动集中在特定区域——这就能反映出他们当时是不是有意识地规划了祭祀区。”这些建筑遗存，或许能为解开三星堆人祭祀之谜提供重要线索。

解谜方式不止一种 从“找门道”到“看格局”

2023年2月，李慧清参加真武宫地点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。第一次在三星堆遗址参与发掘工作，她坦言自己“心里很紧张”。与此前实习的北方发掘环境相比，头一回站在这片土色难辨、打破关系复杂的遗址上，就感觉发掘难度直线上升：“书本上看到的都是保存比较完整的建筑遗存，但三星堆的建筑遗存打破关系非常复杂，大部分保存状况比较差，形式特征和分布格局难以判断。”

李慧清来到真武宫地点参与发掘的时候，该点位的发掘工作已经进入了后半段。即便如此，她仍在发掘工作中成长了不少。除了田野勘探、发掘、工作记录等常规工作以外，她还学会了三维建模和电子绘图。“之前实习大多现场手绘，遇到复杂的遗迹耽误时间比较长，三维建模的优势是可以及时收集资料，是我们这一行的年轻人几乎都要学习的技能”。

2024年下半年，她在西城墙内侧地点发掘时，曾发现了一座疑似建筑遗迹。“能看到稍微规整的线条走向，但土色比较难以辨别，需要经过多次刮面才能判断。”受发掘面积所限，这处建筑遗迹没能完整揭露，他们暂时无法判断门道位置和开间数量。门道，指的是建筑的出口，门道的朝向、数量、宽度也是判断建筑规模等级、功能性质和聚落规划的一把钥匙：门道朝向直接关系进入建筑的方向，数量多的建筑可能等级更高，和周边建筑的空间联系能反映聚落规划……

虽然门道找不到，但是找到答案的“门道”却不止一个。李慧清和团队没有死磕这一处遗迹，脑筋一转：“我们慢慢意识到，可以不拘泥于单个遗迹本身，可以把它放在遗址整体空间框架中去观察。”

虽然难以分辨建筑有几个开间、门道朝向哪里，但她解释：“比较明确的是这个地方存在建筑遗存、存在人类活动，加上遗存周边发现有红烧土、灰烬等遗存，那我们就能推测这处建筑是日常居住使用的。”

城墙与青关山 为三星堆补上“人”的一笔

被问及印象最深、最能感受到三星堆人智慧的城墙或建筑遗迹，李慧清毫不犹豫地说是月亮湾城墙。“第一次进去参观时，比较直观地感受到这是非常庞大的工程量，冲击感很强。”

月亮湾城墙底部宽36至43米，横断面呈不规则梯形，残高4.7米。在李慧清的面前，城墙呈现出斜向堆积结构，整体分成很多单元，每个单元内层层夯筑。“站在月亮湾城墙的面前就会感慨，营建这样一座城墙，需要统筹调配多少的人力物力，非常震撼。”李慧清说，这意味着月亮湾城墙经过了清晰的规划，“他们先堆筑一个单元，筑好以后再紧挨着这个单元继续夯筑，这样防御性可能更强。”

而另一个让她念念不忘的，是青关山F1大型建筑。这是三星堆目前已知面积最大的单体建筑，位于青关山台地之上。较高的地势、最大的面积，暗示着这座建筑不一样的身份。关于其功能性质，目前存在争议，有观点认为是高等级宫殿建筑；也有少量学者猜测较多的柱洞曾经可能立有多根柱子，用来放置青铜器人头像等器物。“三星堆人建造这么一座建筑，到底是作何用处，这些未知性会让我更想要研究一下。”青关山F1的发掘已于2014年结束，但那些发掘资料整理与考古报告编写的工作，能够让李慧清在资料中不断认识这一建筑遗迹，为某一天解开疑问打好基础。

李慧清从不觉得建筑遗迹的重要性就低于祭祀坑，她也不认为建筑遗迹对于认识三星堆文化是“补充作用”。在她看来，通过房屋遗迹能够了解到三星堆社会的日常生活；通过城墙、大型建筑遗迹能够了解到三星堆社会的等级划分、人口规模等；而从手工业生产类建筑，可以看出是否存在规模化、体系化的手工业加工体系……这些遗迹，贴近的都是遗址本身，是在遗址中生活的人。

在她和许多青年考古队员眼中，三星堆的魅力不只在于那些令人惊叹的器物，更在于器物背后的人——他们如何居住、如何祭祀、如何组织劳动力、如何规划一座城。建筑遗存，正是解读古蜀社会结构的一类重要实物资料。而这位年轻考古队员，将突破复杂的打破关系与难辨的土色，为那段未知的历史补上“人”的一笔。

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图片由李慧清提供